

作家频道

灿若夏花

王开生

岛城今年的雨水真是多，在这座缺水的城市里，是少见的。

前几日，一场持续的伏雨过后，小院屋角处一株树梢上，忽地冒出一大丛粉红色花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明晃晃的，特别扎眼，道是应了那句老话：雨过花红，云开月朗。

这是一棵紫薇树，大概与房子建造同时期所植，算起来约有80多年的树龄了。紫薇又叫百日红，俗话说，花无百日红，紫薇心里肯定是不服气的：看我红给你看！紫薇花成果真是有百日之久呢。痒痒树，是紫薇的别称，紫薇树的树干是光秃秃、滑溜溜的，淡粉白色，随年轮，长满树瘿，疙疙瘩瘩的，人们都说用手挠挠它的树干，树叶会微微颤动。小院里的这棵，我挠过，没啥反应，我猜是它年岁大了，不再怕痒了。人也一样。

众所周知，八大关的每一条道路，都有各自不同的行道树。有叶树，有花树，花树少，叶树多。观叶树闻名的，首选居庸关路的银杏和嘉峪关路的红枫；以花树赢得盛名的，则有韶关路的碧桃，宁武关路的西府海棠。早些年，还有正阳关路上的紫薇。不知是何原因，如今正阳关路两侧的紫薇渐已消失殆尽，残存的几株，也退避一隅，再也打不起精神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另一种花树：广玉兰。

广玉兰和紫薇一样，夏季是盛花期。花是白色的，有些像荷花，所以也称荷花玉兰，开得大大咧咧，稀里哗啦，一边开花，花瓣一边枯萎、脱落，毫不矜持。现代作家张爱玲素不喜欢广玉兰，她如此愤愤地写道“花园里……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，开着极大的花，像污秽的白手帕，又像废纸，抛在那里，被遗忘了，大白花一年开到头，从来没有这么邋遢丧气的花。”从她的描述看，显然是说的广玉兰，却白白地奚落了一番白玉兰。张爱玲也不喜欢海棠花，她有著名的“三恨”：“一恨鲥鱼多刺，二恨海棠无香，三恨红楼未完。”她其实挺事儿的。

去年夏天，小区平台的墙角灌木丛中，不经意间，冒出两株草本植物。近两米的杆茎，笔直向天，毛茸大叶，开淡粉色的花，花瓣上，从花蕊到花边，嵌有一条条白色的细丝，煞是好看，不俗气。今年雨水充沛，这丛花又开出了七八枝花箭，大有星火燎原之势。此花我认得，叫蜀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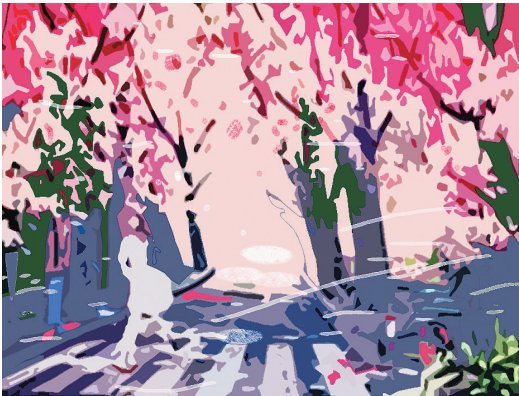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阿占

葵。前年夏天在陇南成县博物馆门前的广场花坛里，见过不少，深红，粉红，粉白种种。四川籍画家张大千生前旅居海外，亦擅画蜀葵，当以此解思乡之情。蜀葵别名一丈红，想必也是形容其花杆又高又直之故。

“梔子花~白兰花！”夏季，在苏州的老街上，碰巧会遇到操着一口吴依软语的老妪，头戴蓝花头巾，挎个小篮，在沿街叫卖。篮子里，一层一层软布，上铺一棵棵排列齐整的白兰花。白兰花花口微开，象牙白色，细而长，极香。买几棵放入上衣兜里，身上如似洒了香水，甘气袭人。年轻的女孩子，买来几棵，别在胸前的扣子上，俏皮可爱，又香又美。

苏州作家、美食家叶正亭，也是一位资深的园艺家。每年夏天，他照例都要在朋友圈中晒出自家花园里的各色名花，采摘后，插瓶，分赠众人。紫薇、茉莉、玳玳、白兰，花香似透过屏幕飘来，看着让人眼馋。苏州人骨子里的文雅，怕是与生俱来的。

白兰花和茉莉花、珠兰花等花中姊妹，同是窰制花茶和制作香料的上等原料。白兰花即是云南人所说的缅桂花，汪曾祺在云南生活七年，他说：“雨季的花是缅桂花。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，不是怀人，不是思乡。”

汪曾祺对云南的感情很深，他走的那年，缅桂花快要开了。

薛立全

惜半个上午也挖不到十根八根。我对下小海向来没有耐心，新鲜劲一过就没了兴趣，独自一人上岸溜达去了。

初次在海边居住，爱人尝到了下小海方便的甜头，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夜晚，她总是想着下小海的事情。有一天，半夜醒来，我迷迷糊糊听爱人说要去下小海，此时我睡意正浓，没当回事又睡过去了，到天蒙蒙亮时，我把爱人叫醒，问她：“不是要去下小海吗？”她说：“已经回来了。”事后得知，她半夜去海边一看，大海还是满潮，原来她半夜迷迷糊糊算错了时间，白白到海边跑了一趟，我心里暗暗取笑她的痴迷！

儿子去年完婚，日常生活圈多了一层亲家关系。自从和女亲家熟悉以后，我脱离了陪爱人下小海之苦。女亲家下小海的热情与爱人不相上下，她们的轿车后备厢里，都有一样的工具配备：下起小海来，都是一样的忘我执着，一样的能干；对潮汐规律的掌握都是一样的精准。她俩堪称是最佳搭档，经常交流新近发现的下小海地点，结伴前往，她俩还有一个共同特点：为了下小海她们可以推掉所有应酬，而每次下小海的收获可以媲美当地的渔家妇女！

下小海既可愉悦心灵，也能锻炼身体，但确实是个体力活。爱人回家后，每次都累得腰酸背痛，我会主动把蛤蜊清洗干净，上锅蒸煮，去壳取肉，做一锅地道的蛤蜊肉打卤面。我们尽情享受大海的馈赠和劳动所得，吃出的都是幸福的味道！



人生印记

一柜子书

曹春梅

前几天在电台做节目，主持人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读书的？这一问，把我的回忆一下子拉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。那时很多孩子的读书启蒙是从翻阅“连环画”开始的，我也不例外。“连环画”又叫“小人书”，顾名思义就是适合小孩子看的书。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看了不少“小人书”，等到上了二年级，认识了不少字后，读书的欲望也跟着识字量噌噌地涨上去了。

可惜书是有限的，母亲下了班偶尔会带回一两本《西游记》“连环画”，但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好事不能天天有，更多的时候我俩放了学，就游荡在街道上，四处寻觅可以租借“小人书”的地摊。“小人书”一两分钱或者一两两粮票就可以租一本，可是物质困难时代的小孩子没有零花钱，这一点钱也很难弄到。

好在机遇再次降临。孝顺的父亲有一天突发奇想，给略识几个字的奶奶买了两本《聊斋志异》。他特意嘱咐我，这书不适合小孩子！然而书天天摆在桌子上，对一个爱读书正在四处找书看的小孩子来说，怎么能忍住不看呢？于是在小学二年级就读完了文言文版的狐仙书生的故事，蒲松龄先生并没有对我有任何不好的影响，反而充实了我的暑假生活，让我在成年后拜访蒲松龄故居的时候如故地重游。

9岁的一个周末，有一天突然父母请来了一个木匠，在我们家不大的客厅里辗转腾挪了一整天，捣鼓出来一个上下两层的书柜。那个书柜里母亲摆满了厚薄文学作品。有传统的四大名著，也有《好逑传》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三百六十五个故事》之类的书。自从有了这个书柜，我和弟弟放学后就结束了四处游荡的生活，回家就看书。弟弟从小出口成章，从小学起作文比赛就奖项不断。我们俩坐公交车，闲着无聊，最爱玩的就是成语接龙，或者比比谁知道的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多。

有一天母亲买回来两本玛格丽特·米切儿的《飘》（上下），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主人公的爱恨情仇。我俩分开看，他先看上，我读下，然后交换。《飘》整整读了11个小时才全部读完。宏大的叙事背景，女主角郝思嘉顽强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把绿色的窗帘摘下来，给自己做了一身漂亮衣服出去借钱。若干年后，我带着学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表演“蒙古族”风情。那一届学生优秀又贫困，班级没有经费出去租漂亮的衣服打扮扮演“成吉思汗”的学生，我就模仿小说的情节把班级的遮光帘摘下来，两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子穿针引线把它做成了一件斗篷，“成吉思汗”和勇士们凭借自身出色的表现居然也拿到了学校颁发的最佳表演奖，师生都特别有成就感。

有意思的是，父母努力从不多的生活经费里挤出钱来买书，但是他们俩自己却不怎么读。我12岁读完《红楼梦》，没有人交流，就去找正在看琼瑶的女伴，她给我讲《碧云天》，我给她讲林黛玉。13岁，母亲买回来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；14岁，买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。母亲说这些都是名著，我读后很激动地想跟她探讨其中的情节，但是发现她并不看这些。可是虽然她不怎么阅读，但是鉴赏力很厉害，有一次我在家里翻出一本没有封面的杂志，里面有一个故事很长，写的是落魄的知识分子与乡下女孩的爱情故事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当时的先锋小说张贤亮的名作《绿化树》。

一肚子的文学作品，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量变引起质变，让我顿悟了：对有的人来说，文学可以使之精神丰富，灵魂得到皈依。所以感谢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打了那个书柜，用书喂饱了两个嗷嗷待哺的灵魂。

浮世秀场

下小海

我家居住在西海岸灵山湾畔，与沙滩相邻，有海鸥为伴，每天都能看潮涨潮落。我和爱人都喜欢大海，几年前，选定这里作为新家园，享受着与大海朝夕相处的闲适生活。

爱人多年来业余时间一直迷恋下小海。以前还在城区中心居住的时候，她就四处开辟下小海的根据地，西海岸的沿海滩涂到处都有她的身影，从那个时候起，她的轿车后备厢里，总是备齐了小桶、胶靴、铲子、耙子、锄头、镊子、食盐、乳胶手套等工具，每到周末根据潮汐变化，拉上我直奔海滩，寻挖各种不同的小海鲜。为了弄清楚每天潮涨潮落规律，她专门请教渔民，并在笔记本上记下潮汐时间表，几年下来，她对潮汐规律的把握非常精准。

我的新家离海滩不足千米，这片海滩盛产蛤蜊和蛏子，每到落潮时，下小海的人密密麻麻，像是来赶一场盛大的聚会。爱人总是在周末拉上我去海滩下小海。来到海滩上，她就来了精气神，全神贯注用耙子翻挖泥沙层，小蛤蜊不断露出地表，虽然蛤蜊个头小，但由于挖得投入，半天功夫可以挖满半大水桶。我是不屑于挖这种小蛤蜊的，却对挖蛏子情有独钟，尽管蛏子数量少，但挖到的都是大个头。我先用铁锹在沙滩上铲起一层薄沙，这时沙面上会露出许多小孔，由于不会识别蛏子的真孔，我就在每个沙孔上都点撒食盐，运气好时，点撒食盐的个别沙孔就会有蛏子跳起，此时需要手疾眼快地接住，否则，一旦蛏子落入沙孔，就不会再次露头。挖蛏子比较好玩，只可